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陳映真 主編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9



羅曼·羅蘭

Romain Rolland

1915

獲獎





主 編／陳映真 策 劃／沈登恩

顧 問／白先勇·王禎和·姚一葦·何 欣·葉石濤
尉天驄·胡菊人·高信疆·胡金銓·痾 弦

譯 者／湯新楣·喬志高·郭博信·黃美序·鄭 彥
劉啓分·杜國清·葉維廉·李歐梵·鍾 玲
翁廷樞·王潤華·劉以鬯·方 瑜·李永熾
孟祥森·黃文範·宋碧雲·高大鵬·邱豐松
李彪賢·黎登鑫·黃燕德·戴 天·也 斯
景 翔·楊月蓀·蔡進松·莫 滄·鍾 文
陳 黎·陳曉林·王鴻仁·何 欣·邱剛健
綽 綽·吳照斌·楊 澤·梁鑄華·簡清國

助理編輯／張恒豪·楊順明·林秋蘭·黃燕德·吳福成

作者畫像／吳耀忠·梁正居·邱美月

美術顧問／黃永松·黃金鐘·水禾田·莊 靈

Лобу Харманы
 декарт харман
 Писать Леон Толстой
 а Иванна Полкина
 par. Гоним



羅曼·羅蘭的手稿



羅曼·羅蘭



羅曼·羅蘭與甘地合照



法國的克拉屈西，為羅曼·羅蘭的誕生地。

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羅曼·羅蘭

(法國)

Romain Rolland

得獎評語：

「爲了向他的文學著作之崇高理想主義，以及他對真理的同情與愛表示敬意；以這種同情與愛，他描寫了種種不同的人類典型。」

因為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，一九一五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沒有舉行。

瑞典學院的頒獎辭與羅曼·羅蘭的致答辭從缺。



羅曼·羅蘭與泰戈爾合照

目錄

羅曼·羅蘭

得獎評語	1
約翰·克利斯朵夫 傅雷譯	1
羅曼·羅蘭及其作品	1537
羅曼·羅蘭得獎經過	1549
羅曼·羅蘭作品年表	1555

黎明・清晨・少年



卷一 黎 明



濛濛曉霧初開，皓皓旭日方升……

江聲浩蕩，在屋後奔騰。整天，雨水打在窗上，一層水霧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。昏黃的天色黯淡了，室內是一股悶悶之氣。

初生的嬰兒在搖籃裡欠動。老人進來時雖把木履卸在門外，他的步子仍使地板格格作響，孩子啼哭了，母親從床上彎出身來安慰他；祖父摸索着點起燈來，使他不害怕黑夜。火光中顯出老約翰·米希爾紅紅的臉，粗硬的白鬚，憂鬱的神氣與銳利的眼睛。他走近搖籃；外套發出潮濕的氣味，腳下拖着一雙大藍布鞋，魯意莎對他做手勢叫他不要走近。她淡黃色的頭髮幾乎像白的一樣，面目很瘦削；綿羊般和善的臉上有斑斑的赤痣，蒼白的大嘴唇不容易合攏，微笑時有些怯生生的樣子；眼睛是深藍的，沒有神采的，眼珠只有極小的一點，但含有無限的溫情；——她凝視着孩子。

孩子醒過來，哭了。驚慌的目光望四下裏亂轉，多可怕啊！深沉的黑暗，劇烈的燈光，渾沌初鑿

的頭腦裏的幻覺，包圍着他的空悶的、蠕動不已的黑夜，無邊的陰影中放射出尖銳的刺激、痛苦、和幽黯，好似眩人眼目的光線一般：這些巨大的面龐威臨着他，這些眼睛直視着他，直透入他內心使他莫名其妙！……他沒有力氣叫喊，嚇得不能動彈，張着眼睛與嘴，只在喉嚨裡喘氣。他的虛胖的大頭縮皺成可笑而又可憐的怪樣子；臉上與手上的皮膚是帶紫的褐色，又有些黃黃的斑點。

——天哪！他生得多醜！老人用着肯定的語氣說。

他把燈放在桌上。

魯意莎蹶起着嘴，好似一個挨了罵的小姑娘。約翰·米希爾覷着她笑道：

——你不見得要我說他好看罷？即使說了，你也未必相信我。罷，這也不是你的過錯，小孩子都是這樣的。

孩子本來給燈光與老人的目光怔得發呆了，此刻纔回復過來開始叫嚷，或許他覺得母親的目光在撫慰他，鼓勵他訴苦。她對他張開着手臂，說：

——把他遞給我罷。

老人照例發他的議論了：

——孩子啼哭的時候是不該遷就的，應該讓他叫喊。

但他仍舊走過來，抱起嬰兒咕嚕道：

——我從沒見過這樣難看的。

魯意莎用灼熱的手接住了孩子，藏在懷裡。她端詳着他，露出一副又慚愧又歡喜的笑容：

——罷，我的小孩乖！她羞慚地說道：你多難看，多難看，我多愛你！

約翰·米希爾回到火爐旁邊，扳着面孔把火薪揀撥了一下。但莊嚴陰沉的臉上浮着微笑：

——好媳婦，他說：得了罷，不要懊惱了，他還有時間改變呢，而且這又有什麼關係？我們不過巴望他做一個好人罷了。

嬰兒與溫暖的母體接觸之下，立刻安靜了。只聽見他唧唧的忙着吸乳。約翰·米希爾在椅上望後微微一仰，重又誇大其辭的說道：

——天下最美的莫過於一個誠實的君子。

他停了一刻，考慮應否把這項思想再行引申下去；但他覺得已經無話可說。於是靜默了一會之後，又用懊惱的聲音問道：

——怎麼你丈夫還不回家？

——我想他在戲院裏，魯意莎怯生生地回答。他有預奏會要參加。

——戲院已經關門了。我剛纔在門前走過，這又是他的一句說話。

——不，不要老是責備他！或許我誤會了。他大概爲教課的事情耽擱了時光。

——那也應該回來了，老人不高興地說。

他躊躇了一會，重又低聲問她，似乎有些羞愧的神氣：

——他又……了麼？

——不，父親，不，父親，魯意莎急急回答。

——老人瞅視她，她躲避他的目光。

——這是假的，你說謊。

她悄悄的哭了。

——天哪！老人一邊喊一邊望火爐上踢了一腳。撥火棒大聲掉在地下，把母子倆嚇了一跳。

——父親，我懇求您。魯意莎說：他要哭了。

嬰兒遲疑了一會，不知應該啼哭還是繼續吃奶；但因兩者不能同時並進，也就決定了後者。約輪·米希爾放低了聲音，怒氣勃勃的說道：

——我對老天做了甚麼惡事而要有這醉鬼的兒子？我所過的生活真是够受了，什麼都沒得享受！但你，你，你難道不能阻止他麼？哼，這是你的本分啊。要是你把他羈留在家裏的話！……

魯意莎哭得更傷心。

——不要再詬責我了，我已經這樣的苦惱！我所能做的都已做過。您真不知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多麼害怕！好像一直聽到他上樓的脚步聲，我等他開門進來，心裡想着：天哪！不知他又是什麼模樣了？……想到這層我就難過。

她抽咽着，渾身顫抖。老人不安起來。他走過來，把散亂的被單擦在她抽搐不已的肩上，用他粗大的手撫摩着她的頭：

——呃，呃，不用害怕，有我在這裡。

她爲了孩子的緣故安靜下來，勉強裝出笑容：

——我不該和您說這種話。

老人望着她，搖了搖頭：

——可憐的妮子，我決不是送了您一件美麗的禮物。

——這是我的過錯，她說。他不該娶我，他一定後悔他做的事。

——你要他後悔什麼呢？

——您很明白。您自己也曾因為我嫁了他而生氣。

——不要說了。這是實情，我當初有些傷心。像他這樣一個男子——我可不用怕你難堪的說，——受過很好的教養，又是優秀的音樂家，真正的藝術家，——大可別有企圖，不必追求像你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人，既不門當戶對，也不是音樂界中的人。一百多年來，姓克拉夫脫的，就沒娶過一個不懂音樂的媳婦！——但你知道我究竟並沒恨你，認識你之後，我便愛惜你。而且事情一經決定，再也不容重翻舊案，唯有老老實實的盡自己的本分纔對。

他回頭坐下，停了一會，用他慣常宣說道理時莊嚴的態度說道：

——人生的第一要義是盡本分。

他等待對方的異議，望火爐裏吐了一口唾沫；隨後，因為母子倆都沒有什麼表示，他想繼續說下去，——却又咽住了。

他們不再說話了。約翰·米希爾坐在火旁，魯意莎坐在床上，兩人都悲哀地幻想着。老人雖然那麼說，依舊想着兒子的婚事，非常痛心。魯意莎也想着這件事情，埋怨自己，雖然她並沒有可以埋怨自己的地方。

她從前是一個女僕，當她嫁給約翰·米希爾的兒子曼希沃·克拉夫脫時，大家都覺得駭怪，她自己尤其莫名其妙。克拉夫脫家雖然沒有什麼財產，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萊茵河畔的小城中是很受

尊重的。他們是父子相傳的音樂家，從科侖 (Cologne) 到曼海姆 (Mannheim)；所有的音樂家都知道他們。曼希沃在宮廷劇場當提琴師；約翰·米希爾從前是大公爵府中的音樂指揮。老人爲曼希沃的婚事大爲喪氣；他本來對於兒子抱有極大的希望，想要他成功一個他自己沒有成就的名人。這次的打擊把他的雄心毀滅了。所以他初時大發雷霆，咒罵曼希沃與魯意莎。但因為他是一個好人，所以等到他認識媳婦的品性以後便原諒了她；雖然表面上常是惡言厲色，心裏却對她懷着慈父般的溫情。

沒有人能懂得促成曼希沃這件婚事的原因，——曼希沃自己更加弄不清楚。這當然不是因爲魯意莎生得俏，她身上全無迷人地方；又矮小，又蒼白，又羸弱；她和曼希沃和約翰·米希爾比起來真是奇怪的對照，他們倆都是高大寬闊、面色紅潤的巨人，生着一雙結實的手，健飯豪飲，愛說愛笑，好作熱鬧的聲響。她似乎被他們壓倒了；人家難得留心她，她自己更是想法子躲避。要是曼希沃心地慈悲的話，還可相信他的犧牲一切其他的利益而娶她，是爲看中魯意莎樸實的好心之故；然而他是最愛虛榮的人。像他那樣的男子，生得相當漂亮，自己亦未嘗不知，很會自誇，並非沒有天才，可以希圖結一門富室的婚姻，甚至——誰知道？——可能迷惑個把他中產之家的女弟子，如他誇的那樣……而竟突然挑了一個平民階級的女子，又窮、又醜、又無教育，對他沒有絲毫好處……竟可說是他賭輸了東道得來的！

但世上有些人永遠做着出人意料甚至出乎自己意料的事情，曼希沃即是這等人物。他們並非沒有先見之明：——俗語說，一個有先見之明的人抵得兩個……——他們自負不受任何欺騙，會有把握地駛行他們的船。但他們是不替自己打算的，因爲自己不識得自己。但在他們慣有的空虛的時候，他們把舵丟下了；而凡是事情一經放手，它們便會賣弄狡猾和主人作梗。無人管束的船會向着暗礁直撞過

去，機警的曼希沃便娶了一個厨娘。他和他訂立終身盟約的那天，他却也非醉非癲，也不曾被熱情衝動，真是差得遠呢。但或許我們除了精神、心靈、感官以外，另有其他神祕的力量，在別的力量沉睡的時候乘虛而入，做了我們的主宰，或許，當曼希沃走近河邊的少女之時，在她臉怯地望著他蒼白而腫子中間，說不定即是遇到了上述的那種力量，纔使他莫名其妙地和她坐在豪華叢中訂了婚約。

一結婚，他自己覺得做了一件屈辱的事，他在可憐的魯意莎面前毫不隱瞞；她呢，只是不勝卑恭的向他求恕。他也並不凶惡，就慨然原諒了她；但一會兒後，他又痛悔起來，或是在朋友中間，或是在他富家的女學生前面，她們此刻表示輕蔑的神氣，在讀他校正指法與他手指相觸的時候也不再顫抖了。於是他沉着臉回家，魯意莎一眼就料到他照例的怨言，胸中梗塞着悲苦。再不然他逗留在酒店裡，想法子忘掉自己，忘掉對人的仇恨。像這種晚上，他大笑著回家，在魯意莎心中，這比別的日子隱語與不說出來的怨恨更加難受。這種放蕩的行為，每次使他所有少數的良知和家裡的金錢減少幾分，魯意莎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多少要負些責任。曼希沃陷到泥裡去了，照他的年紀，正在應當努力用功，發展他中庸的天資的時候，他却聽任自己在斜坡上滾下，讓別人佔據了他的位置。

至於替他拉攏金髮女傭的那種無名的力量，自然毫不介意。它已盡了它的使命；約翰·克利斯朵夫便在命運驅使之下落地了。

天色全黑了。魯意莎的聲音把老約翰·米希爾從迷惘中驚醒，他對着爐火思前想後的已經出了神。

——父親，時候不早了罷，少婦懇切地說。您得回去了，您還要走一程路呢。